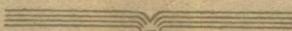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 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
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

作家协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
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
中國作家協會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審刊出版委員會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号)
北京茶園東街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316千
開本33.5''×16'' 1/8印張 13 $\frac{3}{4}$ 頁面 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2800
定價(7)1.40元

目 次

升幕詞 (茅 盾).....	1
建設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周 揭).....	3
培养新生力量,擴大文学隊伍 (茅 盾).....	39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報告 (老 舍).....	53
为繁荣文学創作而奋斗 (刘白羽).....	72
中國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的工作綱要.....	98
为繁荣电影剧本創作而奋斗 (陈荒煤).....	108
关于兩年來反映当前農村生活的小說 (康 灑).....	137
巴巴耶夫斯基的發言.....	159
巴金的發言.....	165
于黑丁的發言.....	172
臧克家的發言.....	186
韓北屏的發言.....	189
谷峪的發言.....	195
徐迟的發言.....	198
吳伯鏞的發言.....	202
陈伯吹的發言.....	205
納·賽音朝克圖的發言.....	211

陳其通的發言	217
曹禺的發言	224
李准的發言	229
袁水拍的發言	234
李弘奎的發言	239
叶君健的發言	244
許杰的發言	250
陳白塵的發言	257
吳組缃的發言	265
狄亞的發言	272
孙峻青的發言	280
趙尋的發言	285
柳青的發言	300
馬加的發言	305
王希堅的發言	307
舒蕪的發言	312
魏巍的發言	320
李伯釗的發言	324
王若望的發言	327
艾青的發言	333
方紀的發言	340
孙謙的發言	346
王任叔的發言	350
布哈拉的發言	361
鍾敬文的發言	365
孔羅蓀的發言	371

唐弢的發言	378
曾克的發言	381
袁靜的發言	387
魏金枝的發言	395
塞先艾的發言	399
陳登科的發言	406
胡可的發言	410
陶鈍的發言	415
結束語(茅 盾)	421
关于中國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會議(擴大)的各項報告	
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的工作綱要的決議	426
关于成立書記處的決議	427
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紀要	428
作家們，努力滿足人民的期望! (“人民日報”社論)	431
后 記	434

开 幕 詞

——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

茅 盾

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會議（擴大）現在開幕了。

這是中國作家協會的第二次理事會。第一次理事會，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召開的；離現在，將近兩年半。

在這段時間內，我們的國家已經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現在已經遍及全國。在兩年以前，作家們當作遠景來描寫的事物，在今天已經成為現實；兩年前，在我們的作品中還是萌芽狀態的事物，在今天已經成為普遍的。

我們的文學事業也在發展。在這段不算長的時間中，我們一方面跟文藝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傾向進行着堅決的鬥爭，一方面積極地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大家都已經看見，我們的成就是不小的。就在去年這一年內，作為資產階級思想最反動的代表和反革命的政治派別的胡風集團，已經被徹底地粉碎。大家都已經看見，正和胡風集團的誣蔑相反，我們的文學創作是在一天一天繁榮，優秀作品愈來愈多了，新的年青的作家大群地涌現，~~文學~~在人民中間的影響也越來越擴大了。

~~但是~~我們不能滿足于已有的成績。我們的文學，和飛速發

展的現實鬥爭比較起來，和人民的需要比較起來，就應該說還是非常落后的。迅速地多方面地反映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績，迅速地以更多、更好的文學作品來滿足人民的需要，就是我們的作家和作家協會所面臨的重大任務，也正是我們這次會議要討論的中心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我們將着重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學創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更進一步的提高；另一個是為進一步繁榮創作樹立必要的條件。關於前者，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夠對兩年多以來的思想鬥爭做出總結，同時對這時期的文學發展作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肯定成績，指出缺點，反對保守思想，使得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能以更加充沛的活力向前進展。關於後者，我們要討論的，主要是加強作家協會的工作，使它能够真正地成為推進文學事業的戰鬥團體，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幫助作家們深入生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進一步繁榮創作樹立必要的條件。

我們推進事業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一切應當是有計劃的，有遠見的。為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提出一個“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的工作綱要”（草案），請會議加以討論。在這次會議上，我們還希望大家着重討論下列兩個問題：培養青年作家和發展兄弟民族文學。大家都已熟知，加強培養青年作家和發展兄弟民族文學的工作，已經成為我們發展文學事業的日程表上最迫切的問題了。過去我們對這兩項重要工作，注意得很不夠，今后必須把它們作為主要的工作。

出席這次會議的，不僅有中國作家協會的理事，而且有許多作家。我相信：到會的理事們和作家們將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熱情而認真地討論這一切問題，使我們的會議得到圓滿成功。

建設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

周揚

—

一九五三年召开的中國文学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們的作家、藝術家提出了積極發展文学藝術創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偉大目标而奋斗的庄嚴号召。現在，經過了僅僅兩年多的時間，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再有兩三年的工夫，我國人民就將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歷史任务。在这样一个翻天复地的歷史变革的形势面前，我們的文学藝術事業应当怎么办呢？它將如何來適應这种形势呢？人們經常談論和慨嘆文学藝術落后于生活的現象，我們能够讓这种現象長久地、合法地存在下去嗎？人民迫切地期待作家用优美的藝術形式真实地反映他們各方面的生活，期待优秀的作品源源不断地產生，我們能够辜負这种正当的、合理的期望嗎？

不能！我們的文学藝術必須和人民一同前進，并且引導人民前進。我們的文学藝術应当滿足人民对它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和要求。

我們黨的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鬥爭。正是由於進行了這種鬥爭的結果，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才被最高度地發揮出來；他們正在各個戰線上作出使人們驚異的，從右傾保守主義者的近視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空前的速度和規模，把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表大大提前了。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

我國生活中正發生着從基礎到上層建築的一連串的變化，其中最深刻的最根本的一個變化，是人的變化。人民正在改造社會的鬥爭中同時改造自己。他們從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小生產者的種種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束縛中逐步地擺脫出來。在人們中間已經開始形成建立在社會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新的相互關係。以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思想日益支配人們的一切行動，而資本主义思想和小生產者的私有觀念和習慣已被公認為落後的標誌了。人們對待勞動、公共財產、友誼、愛情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態度。在人民中的先進分子身上，可以看出新的社會主義個性形成的过程。這是千千萬萬人民群眾靈魂改造的过程。而我們的文學藝術的使命，就正是要反映人民改造社會的鬥爭和建設新生活的熱情，培養新的社會主義的個性。廣大青年要求文學藝術給他們以共產主義的教育，培養他們的高尚的思想和情感。我們現在的許多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了。由於廣大人民物質生活不斷改善和文化要求不斷增長，由於提早實行文字改革和消滅文盲，文學作品的讀者將成千成萬地增加，他們會伸出手來向我們的作家要作品。

現在問：我們能夠滿足人民的這些要求嗎？我們的文學能够改變自己的落後狀態，而大踏步地前進嗎？

在文學藝術工作上，也像在其他許多工作上一樣，右傾保守主義曾經是我們前進的最主要的障礙。容忍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和反革命分子對人民文藝事業的腐蝕和破壞，喪失我們在文藝戰線上應有的政治銳敏性和思想战斗力；容忍文藝工作中各種不正確的、不健康的和腐朽的傾向，而不去堅決地加以反對，另一方面又不積極地保護和扶植文藝事業發展中的進步因素和新生力量；容忍文學藝術落後於生活的不正常的現象，漠視廣大人民群眾對文學藝術的日益增長的要求，忘記作家藝術家對國家和人民所應負的責任；所有這些，就都是右傾保守主義的顯著的表現。兩年來，經過思想戰線上的一系列的鬥爭，特別是批判和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文藝界存在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和各種反人民的活動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右傾保守主義的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糾正。這樣，就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順利前進扫清了道路。

隨着時代的推移，我們國家的發展和作家在思想上、技巧上的成長，我們的文學已經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軌道上確定地前進了一大步。從“五四”以來，社會主義理想一直是鼓舞一切正直的進步的作家的精神力量。許多進步作家的作品真實地表現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主主義革命而進行的各種形式的鬥爭。由於整個世界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中國民主革命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在這個民主革命中社會主義因素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同時又由於許多進步作家逐漸掌握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了日益明顯的社會主義的傾向。自从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創造提供了新的、無限豐富的現實材料。現在我們的作品中直接描寫了人民為實現

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表现了劳动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祖國的热情，出現了具有社会主义个性的先進人物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建設者成为了作品中的主要主人公。作品中的農民已不再只是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回的一小片土地而自滿自足，他們正为擺脫小農經濟的束縛，擺脫自己对土地私有制的迷恋，擺脫資本主义对他们的誘惑，經歷了种种的矛盾斗争和苦惱而终于走上集体化的康庄大道。作家筆下的妇女不再只是为了爭取个人的婚姻自由而斗争，她們正和男子一样積極地参加建設社会主义的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并且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原則來处理最复雜的恋爱情感的問題。作品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人物，他們的个性不再和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相联系，而是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相結合了。作品的整个內容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过程。作品弥漫了新的、濃郁的社会主义的气息。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及其他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傾向有了明顯的克服。

文学和人民的联系比以前擴大得多了。从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次文代会到一九五五年底，國家文学出版机关出版的文学作品（單行本）在兩千种以上。現在每本作品的印数，不是以千册甚至不是以万册計算，而是以十万百万册計算了。“三里灣”、“保衛延安”以及最近出版的其他一些比較优秀的作品，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欢迎。剧本創作开始活躍了。

文藝界最值得注意的、突出的現象之一是新生力量正在迅速地成長；他們表現了無限丰富的創造力；他們正在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文藝的新軍。現在全國出版和發表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出于青年作家的手筆。

这些就是兩三年來在文学創作領域內所出現的新的气象。

文學創作不但沒有像胡風所誣蔑的那样，正在“萎縮”、“枯死”下去，而恰恰相反，它們正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思想的照耀下，在肥沃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土壤上茁壯地成長。“萎縮”、“枯死”的只是一切反動的文藝而已。

作家的任務，是創造出毋愧于我們這個時代，毋愧于我們的祖國和人民的作品。這些作品，應當真實地反映出在一個六萬萬人口的大國里正在發生的空前未有的歷史變化，把我國人民長期革命鬥爭歷史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丰富經驗，概括在宏大的藝術画卷里；這些作品不只要具有社會主義的內容，而且要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我們應當把我國兩千多年來全部文化的精華和世界文化的一切先進經驗都融合在我們的藝術創造中。我們應當創造出够得上稱為偉大的作品，至少為產生偉大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礎。我們的作品應當最廣泛地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劳动人民服務。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作家光榮的職責。

現在我們必須堅決拋棄認為文學藝術總是落後于生活的，總是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那種宿命論的、不長進的觀點。我們應當勇敢地、責無旁貸地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偉大任務擔在我們的雙肩上。

既然我們的人民能够做出前人所從來沒有作過的翻天覆地的事業，能够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創造出奇迹，難道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們，就不能寫出表現我們人民的丰功偉績，表現他們的不平凡的劳动熱忱和革命氣概的不平凡的作品嗎？既然我們的祖先，古代的作家們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出了那麼多的光輝燦爛的作品，難道我們在新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反而不如他們嗎？我們有“五四”以來的，以偉大的魯迅為旗手的新文學的战斗傳統，我們今天的文藝工作者都是由這個傳統所撫育培养出來的。我們

有苏联和其他國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我們的最有益的借鉴。我們有千千万万可爱的值得我們去服务的讀者。我們有党和政府对文藝事業的親切的关怀和指導。我們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权利可以自甘落后呢？我們是应当有充分的信心的。

当然，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不論是在思想方面和創作方面，在組織工作方面，都还有許多嚴重的障碍和困难。但是一切障碍和困难都是能够打破，能够克服的。

下面我想就兩三年來文学上的思想斗争和創作狀況作一个回顧和考察，并且对当前的文学活动，提出一些意見，請同志們考慮和指正。

二

兩三年來，文藝界并不是風平浪靜的，它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經歷了急遽而复雜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我們批判了俞平伯在关于“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觀點，并且和这相联系，一方面批判了“文藝報”所表現的对資產階級的投降主义和对新生力量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的态度，另一方面在整个學術界進行了对以胡適为代表的反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包括政治、哲学、歷史、文学各方面）的全面批判。而在所有的斗争中，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却是最复雜、最激烈的一場斗争；其規模之大，影响之廣，在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不但文藝界，而且廣大的知識界都卷入論战。这場斗争是我國進入社会主义革命階級斗争形势的一个反映，同时也是对于長期危害文藝界的胡風的反动文藝思想的总清算。这是文藝为工農兵服务的路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綫和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现实主义的路

綫的斗争；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和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的斗争；在政治上这又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文学藝術从来是思想斗争的重要部門。我們的革命文学史就是一部和各种反动的“理論”和“派別”作斗争的歷史，这些“理論”和“派別”总是企圖使作家脱离文藝为人民服务这个唯一正确的路綫，而把作家引導到脱离人民以至反对人民的道路上去。

当三十年代我國無產階級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別在文壇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我們就遭到了“新月派”“理論家”梁实秋，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人的种种的反对。他們說什么文学是“表現人性的藝術”；文学是“沒有階級性的”；文学应当絕對“自由”；真理和文学是同革命不能并存的。顯然，他們所要求的“自由”就是要讓文藝脱离無產階級和劳动人民而自由，讓文藝自由地公开地去依附反动势力。魯迅、瞿秋白和当时的其他左翼作家給了这些反动的“理論”和“派別”以坚决的打击，英勇地突破了反革命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圍剿”，这样就使年青的無產階級文学像压在石头下面的幼芽一样頑強地生長起來了；無產階級的文藝运动終于成为当时“唯一的文藝运动”（魯迅語）。在抗日战争期間，我們在延安又進行了反对托派王实味的斗争。他在他所寫的臭名昭著的“野百合花”中宣傳甚么藝術家應該指示“光明与純潔”，而革命的人民和政党則充滿了“黑暗与骯髒”，因此作家藝術家应当把“槍口对內”，向革命瞄准。那时，蕭軍之流就出來响应了，他附和着說“太陽里面也有黑点”，哪个地方沒有黑暗呢。在他們这种“理論”的倡導之下，所謂“暴露黑暗”，实际是誹謗革命的雜文、小品就接二連三地出現了。这种反动言論立刻遭到了由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所發动的粉碎性的反击。毛澤东同志的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就是文藝界的一場大論

戰的結果。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同志尖銳地批判了文藝上的各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反人民的思想，同時也嚴厲地批評了我們許多文藝工作者脫離人民的傾向，明確而系統地提出了文藝應當為工農兵及其干部服務，作家應當和勞動人民結合的原則，因而把我們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胡風比梁實秋、王實味等人不同之處，只是他把自己偽裝得更好而實質更反動罷了。他偽裝成“進步作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在文藝界進行小集團活動達二十年之久。他的小集團活動，自一九四五年他們的刊物“希望”創刊以後，就變得更露骨，更猖獗起來。這是因為當時我們黨所發動的偉大的整風運動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中，特別是在進步的知識界中發生了強烈的影響。胡風就不得不加緊他們的活動來反對和抵制這種影響。他狂熱地宣傳甚麼“主觀鬥爭精神”，甚麼“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鬥爭”，玩弄“革命”詞藻，咬文嚼字，故作玄虛，對青年獻媚和阿諛，這樣來迎合當時國民黨統治區一部分知識青年對現實不滿，想革命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悶矛盾心理，利用他們的缺乏經驗和判斷力，愛好幻想和其他的弱點，引誘他們脫離革命潮流的影響，割斷和人民鬥爭的聯繫，以便把他們拉到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上去。當然，胡風的目的並沒有達到。只要是正直的、真正願意進步的青年，即使一時地受了他的蒙蔽，最後都不跟他走了。

如“人民日報”發表的三批材料所揭露的，胡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背叛了革命，投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懷抱里去了。根據我們最近發現的材料，這個叛徒在一九二七到二八年的血腥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原來就寫了“反共的今天和明天”及其他好多篇瘋狂地誹謗和侮辱共產黨的文章，号召人們抱定“鐵一般的反共意

志”，一致起來“打倒”共產党。長期以來，他巧妙地隱瞞了他的这段罪惡歷史，騙過了我們，混在人民和作家的隊伍里，替反动統治者执行从内部來破坏革命的奸細的任务。

現在胡風反革命集团是已經澈底地被揭露、被击破了。胡風的全部反动文藝理論，已被許多同志的文章駁得体無完膚。我在这里只簡單說一說我們和胡風在文藝思想上一个最根本的分歧点，即文藝和人民的关系的問題。

我們共產党的文藝政策的出發点，是認為劳动人民不但是一切物質財富而且是一切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文藝应当表現人民并且为人民所理解；文藝应当適合劳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这就是列寧早在五十年前所規定的，而为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中所創造性地發揮了的文藝上的党性的最高原則。

胡風的主張正是和我們敵对的。

他把人民看成歷史的惰性的力量或者看成盲目破坏的力量。他特別地仇視中國人民。他認為中國人民身上尽是“精神奴役創傷”。在胡風眼中，人民群众就是一片“創伤”的“海洋”。正当我們党号召一切進步作家應該認識和表現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的偉大，作家应当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的时候，胡風却要作家“一鞭一血痕”地去鞭打人民身上的“創伤”，并且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因此，不是偶然的，胡風派的作家，特別是他們的代表作家路翎总是把人民表现为不是麻木到連人的感覺都失去的蠢猪，就是充滿了“原始野性”，充滿了神經質的瘋狂性、痙攣性的怪物；他們作品中的“英雄”，只是一些化了裝的各色各样的極端的个人主义者。而这就正是他們的反动文藝理論在創作上的实践。他們这样歪曲地來描寫人民的形象，其目的無非是要使人們讀了之后变得意志消沉或丧失理性，在精神上完全瓦